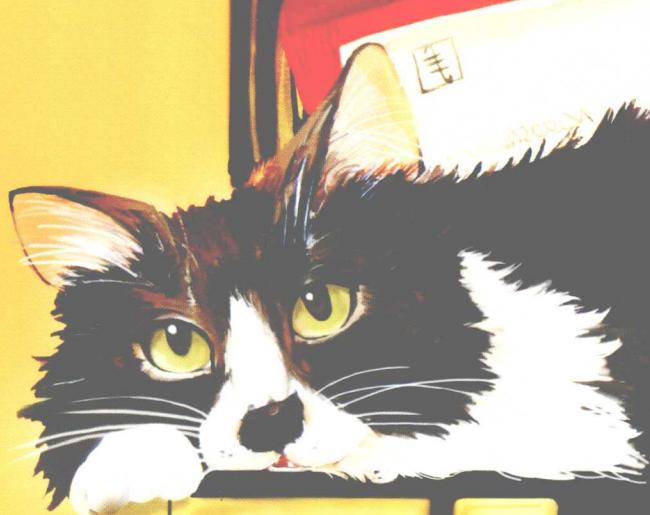


猫的上帝

(日)
东良美季
作品
Mi-Toku
WORKS
苏娜凯 译

生命只是上帝放在人间的寄存物，
总有一天要归还给上帝的。
The story of Mya-ta and Giju-ta



华文出版社

猫的上帝

作者：(日)东良美季

译者：苏娜凯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的上帝 / (日) 东良美季著; 苏娜凯译.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075-3021-6

I. ①猫… II. ①东… ②苏…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6788 号

NEKO NO KAMISAMA by Miki Tohra

Copyright © 2007 by Miki Tohr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Shinwon Agency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Beijing.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 2010 by Sinoculture Press

书 名: 猫的上帝

标准书号: 978-7-5075-3021-6

作 者: (日)东良美季

译 者: 苏娜凯

责任编辑: 姜艳艳 潘 婕

特约监制: 李耀辉 郑中莉

特约策划: 杜婷婷

特约编辑: 陆 佰

封面设计: 熊琮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hs.com.cn>

电子信箱: hwchs@263.net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55 编辑部:010-5833626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1/32

印 张: 6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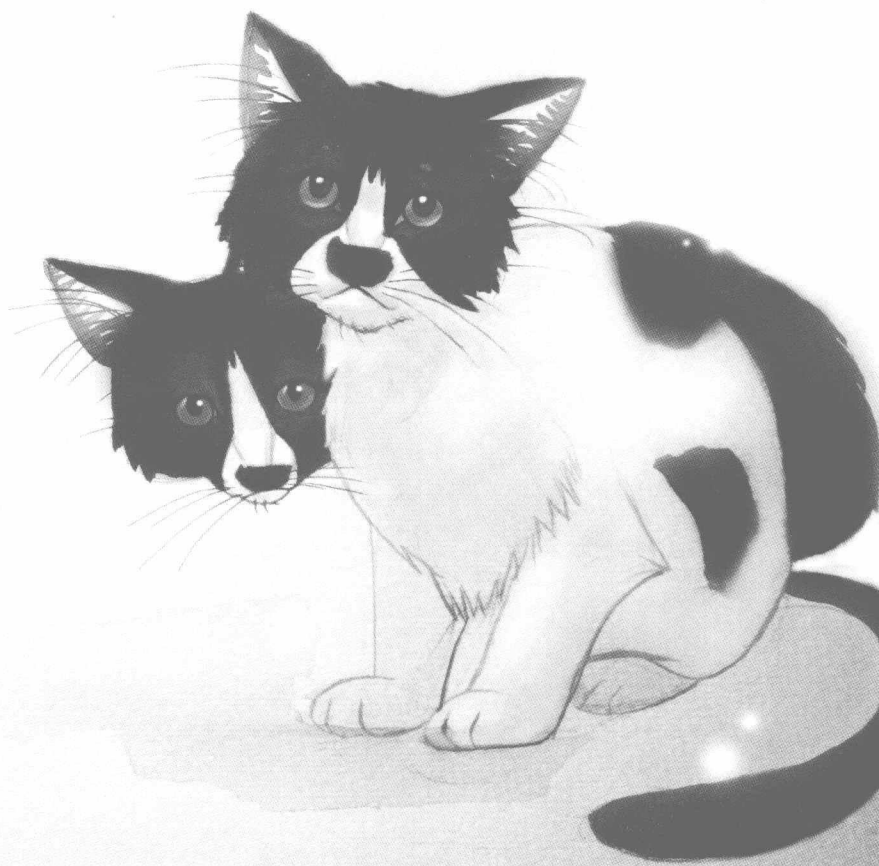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那么我出去跑步了。”我对屏幕上的猫说。

在冬季冰冷而深邃的孤独之中，我想陷入仅属于自己的沉思。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明白猫儿们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 15 年前就已经被拆掉的老家。

我在二楼的阳台上清扫台风过后落下的树枝树叶，邻居家的夫妇似乎也正在房顶上收拾台风留下的残局。他们见我在犹豫要不要把大堆的树枝树叶扫下阳台，便说：“市里会来人收拾院子的，直接扫下去应该没关系。”过了一会儿，我见收拾得差不多了，正打算顺着架在屋檐下的梯子爬下去时，突然看见吉住太趴在排水管的地方。

“你这家伙怎么在这儿啊？”

我一边说着一边将它抱起来放回地上。

“咪呀太呢？”

环顾四周，只见咪呀太正躺在院子里的石灯笼上。

不知道为什么两只猫都是半透明的，但是在梦里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吉住差不多有 80% 的透明度，而咪呀太则差不多有

50%。我一手抱起一只猫,不知在什么时候,猫就变成了实际的两倍大。不过后来我意识到不是猫变大了,而是我变小了。母亲正在门口打扫,我想正好让她看看我的猫,告诉她这是我长成大人后养的两只猫。那个时候的我差不多是小学三年级。

醒的时候正好6点半。我像往常一样先打开了电脑 iMacG4,然后在两个碗里盛了水,放在当电脑桌面的两只猫的照片前。

“你们两个,是看我太寂寞了才到我梦里来的吧?”我问。

换上慢跑用的运动服,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热咖啡,然后一边啜饮一边做着伸展运动。我打开电视,漫不经心地听着新闻,然后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梦见台风过后的情景。天气预报说昨天晚上木枯一号¹刚刚过境。我大概是在梦中听见了窗外的风声吧。

冬天又来临了。一年一度的,面对真正的孤独的季节又来临了。

“那么我出去跑步了。”我对屏幕上的咪呀太和吉住太说。

书房的窗外,被北风吹落的枯枝枯叶散乱地躺在公园的柏油地面上。在我的心里,也散落着这样的枯枝枯叶。我不想依靠任何人,只打算自己一点一点地将它们捡起来写成这本书。在冬季冰冷而深邃的孤独之中,我想陷入仅属于自己的沉思。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明白猫儿们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

目录

序 001

第一章 葬送之日 001

第二章 猫的上帝 027

第三章 发病 041

第四章 看病 055

第五章 一进一退 069

第六章 绝望 087

第七章 苦战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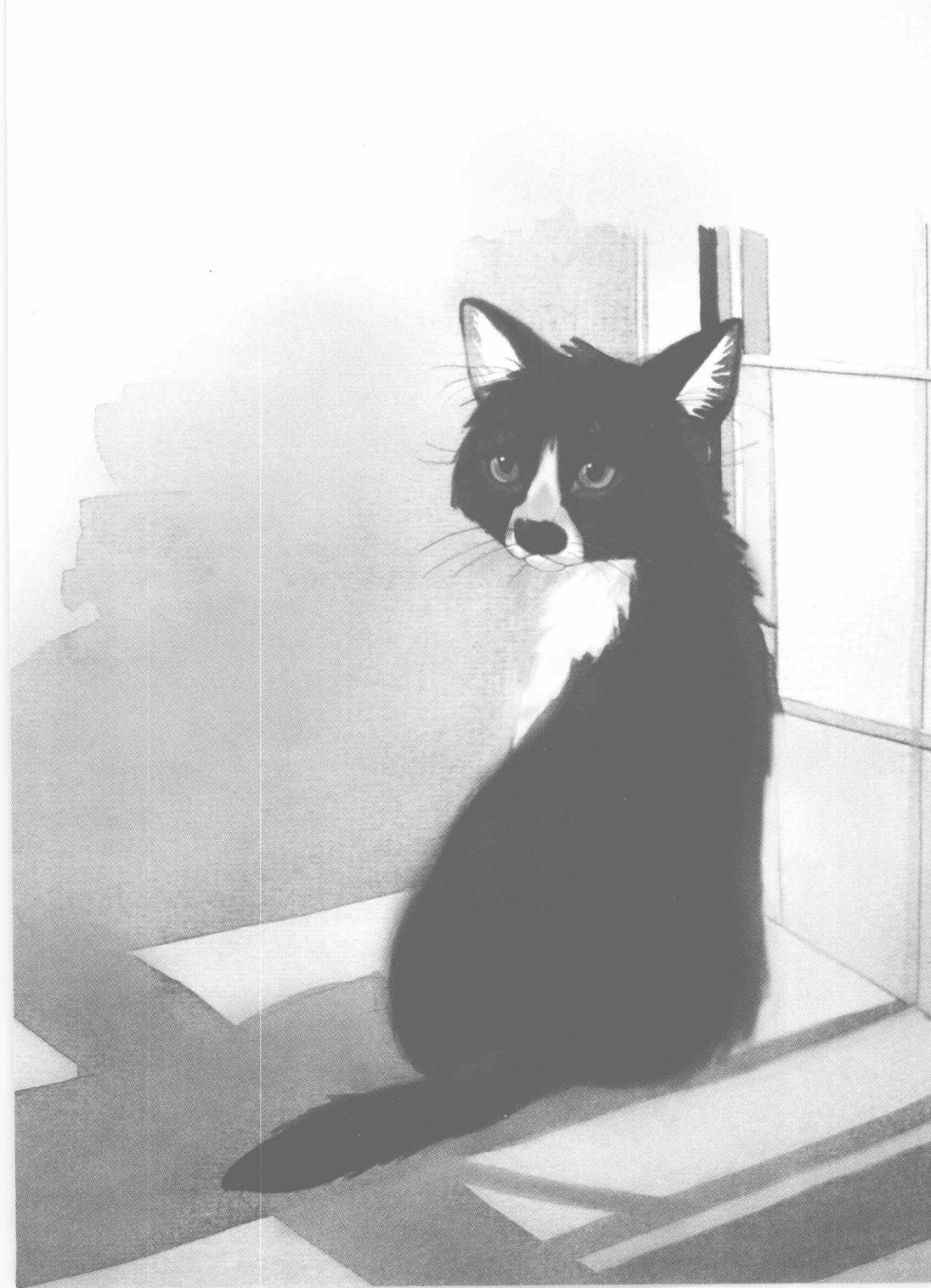
第八章 最后的日子 119

第九章 再会,猫的上帝 147

尾声 167

谢词 179

如果真的有三途川的话,这家伙能够顺利地渡过去吗?它可是只连爬书架都很困难的笨猫。我不相信上帝,但那时候我却忍不住第一次向上帝祈祷。神啊,求求你。这家伙真的是只好猫。虽然它不擅长攀爬,但它对我真的很好很温柔。所以,请你一定要带它去天堂。



第一章 送葬之日

它死在一个有着温暖春日阳光的平静的早晨。虽然说一起生活了10年零8个月,但是那仍是一个让人措手不及的离别。

黎明的时候我起来上厕所,在厨房喝水时看见了吉住太。此时窗外的天空已经开始发白,大约是5点多。吉住的身体一直不大好,所以在不经意间我会习惯性地去寻找它的踪影。那个时候它正窝在客厅里它最中意的椅子上,蜷成一团睡得正香。

我第二次醒来大约是6点多,被吉住太的兄弟咪呀太的“我要吃饭”的叫声给吵醒了。然而厨房里的猫碗里还剩着不少昨晚刚放的猫粮。“这不是还有嘛!”我一边嘟哝着一边又习惯性地去找吉住。

这时候它已经从椅子上下来了,正躺在地板上的一片阳光之中。我想它也许是想享受一下春日和煦的阳光吧。后来回忆起来,这无疑是最让我后悔的事情之一。为什么当时不去摸摸它呢?也许,咪呀太当时本是想告诉我它兄弟出了事。

那时候我的工作很辛苦。所以虽然我总是6点起床,但是免不了后来又重新扑回床上。

不知道睡了多久,我突然被很响的“咳呼咳呼”声惊醒。我住的公寓是可以养宠物的那种,所以很多人家都养着大型犬。如果卧室外面的走廊里有条大狗在咳嗽,声音大概就是这么响。然而“咳呼咳呼”的声音依旧源源不断地传来。不对,是从客厅传来的!这时候我才慌忙从床上跳起来。

“吉住,你怎么了?”我问。

吉住仰躺在春日的阳光中,费力地伸着脖子。它的舌头无力地耷拉在嘴外,然后它就这么吊着舌头,又一次“咳呼”地咳了起来,全身痉挛般地抽搐着。我从未见过它的舌头伸得这么长。无意间我扫了一眼挂钟,时间是8点。

第一次与吉住太相遇,是1993年的7月,一个梅雨的日子。那天早上8点左右,我在如往常一样慢跑的时候听见公园的角落里传来连续不断的猫叫声。听声音显然是小猫崽。那一带是公园最里面的环行跑道,是个除了节假日外几乎没有人会经过的地方。慢跑的人们也很少会选择这里。只不过那天正好是我给自己规定要练习两个小时的日子,所以才恰巧路过。猫叫声是从铁制的大垃圾箱下面传出来的。那垃圾箱大得能装下两个大人还绰绰有余,下面垫着四块水泥砖。猫似乎就是在那10公分左右的缝隙里。

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一边跑一边想。被遗弃的小猫吗?还是母

猫去找食物一时半会儿不在而已？等我围着公园跑完一圈，大概过了一个半小时再回到那里时，猫叫声却依然持续着。然而我无能为力。当时我住在一套只有两间屋的小公寓里面，而且契约上明文规定不能饲养动物。

那天晚上我去把稿件交给编辑。是的，那个时候还不是用邮件交稿。没办法用传真送去的东西通常都是直接交到编辑手上。

那个编辑很喜欢喝酒。所以虽然已经晚上 10 点左右了，我们还是进了车站前的一家居酒屋²。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一直很惦记猫的事情，以至于编辑说了些什么几乎都没听进去。虽然以前也不止一两次在慢跑时遇见被遗弃或者走失的猫，但是像这样惦记还是头一回。从早晨算起已经过了 12 个小时了，也许母猫已经回去了。如果真是被遗弃的猫的话，应该也已经被别人捡走了吧。

我到家时已经 12 点了。雨依旧没有停。然而猫的事情却始终在我的大脑中徘徊不去，最后我决定不管怎么说先去看看好了。如果没有声音的话就是有人已经将猫抱走了，这样一来自己也多少能安心一些。

那时候朋友之间流行登山，所以家里正好有 GORE-TEX 的雨衣和带灯的头盔。那是东京数一数二的大公园，而我运气不好，自行车的灯又正好没电了。10 点过后公园的路灯都关掉了，所以我的周围完全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在黑暗中我靠着头盔上仅有的光源拼命地蹬着自行车。雨下得更大了。

猫在叫,从早上起一刻没有停止过,然而声音已经变得很弱了。我趴在湿漉漉的地面上,用头盔顶灯照向垃圾箱下面,一个黑色的小毛球就蹒跚着靠近过来。“过来。”我说着伸出手,那小家伙左一下右一下摇摇晃晃地爬了过来,碰到我的手指后毫不犹豫地爬到我手心上。它的双眼被眼屎牢牢地糊住了,怎么都睁不开,也就难怪它会走得那么摇摆不定了。这就是吉住太。

然后我突然注意到里面还有一只白色的小猫。它警戒地看着这边发出“唬”的叫声。这小东西还威胁我呢。那家伙就好像在对黑毛球说:“等等,还不知道那个人是好是坏呢。”我将脸贴在湿漉漉的地上,尽可能地伸长手将那只白猫也拨拉出来。然后我将两只猫放在车筐里,飞快地骑着车往家里冲。雨越来越大,猫依旧叫个不停。我只是一直反复地念叨:“没事了,已经没事了。”

那只黑猫叫了一整夜。虽然它的眼睛被眼屎糊住了,什么都看不见,却一直在房间里蹒跚地走来走去。“喵”的叫声到后来变得嘶哑,成了“唧呀——”,到第二天早上时则已经混浊得只有“啾啾”般的声音了。

我多次用纸巾蘸上温水为它擦眼屎,然而它却始终没有睁开眼睛。先不说那只白猫,这只黑猫也许根本没有接受过母猫的照料吧。那只白猫虽然张开了眼睛,但也满是眼屎,全身上下脏得不成样子。

它们小得让人怀疑是否为活物。两只猫可以同时坐在我的一个

手掌上，还显得绰绰有余，和从便利店买回来的海苔卷差不多大。不过当我尝试着将买回来下酒用的香肠凑到它们鼻子前时，两只猫都迅猛地大嚼特嚼起来。现在想起来不应该给刚出生的小猫吃那么咸的东西。然而两只猫都毫不挑剔地吃下去了。那模样让人联想起的不是满脸眼屎、满身泥浆的小生物，而是野兽。这两个小家伙想要活下去呢，我想。

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老家里是养着猫的。因此我并没有热切地期盼着有一天能自己养猫。如果自己也养猫的话，也只要叫“喵太”或者“咪吉”这样直白的名字就好了。

然而这两只猫既不“喵喵”叫也不“咪咪”叫。白色的那只虽然小却总是威胁般地仰视着我，发出“咪呀”或者“咪呀咪呀”很愤怒似的声音。黑色的那只也不会发出“喵”的叫声。它总是一边嘶哑地叫着“唧——唧——”，一边任由眼屎糊住双眼，在房间里两眼摸黑地乱转悠，有时则会发出“呜嗯呜嗯”让人听了难过的悲鸣。我给它用了从药店买回来的刺激性最小的眼药水，又用蘸了温水的纸巾擦拭，眼屎的问题却好长时间都没有治好。

白色的那只最后取名叫“咪呀太”。如果你叫它“咪呀太”，它依旧会威胁般地露出尖牙回过头来“咪呀”地吼一声。我想这家伙虽然很自大，但也许是只很聪明的猫。我挺喜欢这名字，所以那之后就沿用了下来。

黑色的那只取名“吉兹莫”。它好不容易地睁开眼睛后就一天到晚一脸好奇的样子，就脸部比例来说，它的耳朵显得很大，和乔·丹特的电影《小魔怪》里的吉兹莫十分相似。虽说吉兹莫被浇上水后会变身成小魔怪，不过这只黑猫混浊的叫声与变身后的吉兹莫倒也很相似。然而因为“吉兹莫”叫起来太生硬，最后就变成了“吉住”，最后又为了表明兄弟关系定名为“吉住太”。

刚开始时，我并没有打算两只猫都自己养。本来我就是一个人住，加之万一被房东发现了会相当麻烦。但是那个时候大街小巷正流行美国短毛猫，估计没人会想要这种脏兮兮的日本杂种猫。结果就这样过了三个星期，两只猫的营养终于补了上去，眼屎的问题也差不多治疗妥当了。

有一天下午，我正坐在书桌前工作时，忽然听到了咪呀太那愤怒的“咪呀咪呀”声。当时我基本没有写文章的工作，全靠着给杂志做版面设计赚取生活费。那时候还不是用电脑，而是在桌上放着透写台，用铅笔在排版纸上画线。

低头一看，只见咪呀太和吉住太正并排坐在我脚边仰视着我。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猫这种动物是会凝视人的眼睛的。咪呀太又“咪呀”地叫了一声，就好像在说“别工作了，来陪我们玩吧。”

我用一只手就将两只猫一并抱到了膝头。没过一会儿，吉住太就晕乎乎地打起了瞌睡，而咪呀太则爬上了书桌。吉住太将鼻子靠在我的肚子上，为了防止它摔下去，我用T恤的衣摆裹住它，它那小